

# 雀鸣有声

□河南沁阳 刘笑关

说来不怕您笑话,在众多的鸟类中,我最有感情的鸟之一,竟然是麻雀。

麻雀成天在屋檐下、枝头上、田野间飞来飞去,叽叽喳喳,因而引发出秦末陈胜那句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”的著名感叹,它成了芸芸众生无远大理想者的代称。尽管如此,我依然喜欢麻雀,对麻雀颇有感情。

在我的家乡,麻雀被称为“家雀儿”“大老家”。这名称,我理解它是庄稼人家中的鸟儿的意思。确实,从小时候起,我便把栖息、繁衍在我家屋檐下、柴棚梁上的麻雀,和我家中养的猪、狗、鸡、鸭等一样,视为我家中的组成部分。它们是我孩童时认识得最早的鸟,在我的成长中,它们的声音、身影,总是陪伴着我。所以,当我后来求学、工作远离家乡时,在外地看到了麻雀,听到了麻雀的叫声,便感到很亲切。麻雀的声音、身影,驱除了我远离家乡的寂寞。这便是我最早对麻雀产生好感、亲切感的原因。

再一个令我对麻雀产生好感的,则是它的叫声。麻雀的叫声,叽叽喳喳,确实谈不上多美,比起杜鹃、黄鹂、百灵等,确实不能相提并论。然而,杜鹃、黄鹂等鸟的鸣声,只能在春天和夏天欣赏,一旦入秋,随着它们的南迁,便再也听不到了。那百灵鸟动人的婉转歌喉,只有你去草原或有养鸟人的地方,才能欣赏。而麻雀则不然,只要在家中,便能听到,颇为生机勃勃,它一年四季陪伴着你,为你消忧解烦。它决不像杜鹃、黄鹂等候鸟,春暖花开了,条件好了,它们便从远方飞来,为你的生活唱赞歌;寒风吹起了,条件恶劣了,它们便离你远去,再不理你。

麻雀的叫声,还能唤醒你早早起床,去工作,去锻炼,不要睡懒觉。当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,吐出灿烂的早晨时,第一个到你窗前鸣叫的,准是麻雀,它叫得那么准,一年四季,决不偷懒。有人说,唤人早起的,不是雄鸡吗?雄鸡的确叫人早起。但是,雄鸡是要叫几遍的。它的第一二遍

啼鸣,往往天还挺黑,那时起床,我觉得太早了。还是麻雀诚实,天亮了再叫你,既不影响你休息,又能提醒你及时起床去锻炼,去工作。傍晚,它又及时鸣叫,告诉你夜幕即将降临,你可以安排晚上的活动了。

麻雀的鸣声,还能给阴雨绵绵的人们带来希望。夏日的雨急如箭,给庄稼人带来无限烦恼,直下得墙倒屋塌、缺柴断顿。这时,屋里避雨无事可干的庄稼人,多么希望听到屋檐下麻雀的叫声啊!麻雀对天气变化十分敏感,天气愈好的日子里,叫得愈厉害。传说多日阴雨后,麻雀开始鸣叫,雨就要停了。2021年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,暴雨如瀑布水倒灌,我的家乡也遭遇了洪灾。那时,我听着窗外密集沉闷的雷雨声,想起街上齐腰的积水,新闻里不断传来各地受灾的报道,心头更是猛然一紧!一阵阵的雀鸣在那一刻是多么弥足珍贵啊……

麻雀,在鸟类中普普通通、平平常常。然而,我喜欢它!

# 跑在太阳前面

□建湖 陈文祥

五更天,万籁俱寂。五更天,鼾声正浓。

唯独,有心思的庄户人,不约而同集体失眠。这是因为,一年中最忙的三夏季节,如约而至了。

月朗星稀,微风习习。天,才麻花亮。庄户人揉揉惺忪的睡眼,打着呵欠,轻手轻脚起床,操起各式农具,不声不响,鱼贯出家门,披星戴月地打早工去了。

到了小满,太阳一天比一天毒,中午大地能烤冒烟。蚕豆秆挂满果实,由青变黑。菜籽鼓满了壳,披一身金衣。什么时候收割最适宜,庄户人只消顶着烈日田头沟埂走一遭,便一清二楚。听到豆荚、菜籽壳偶尔炸响,便可立即动手。不过收割,也得拣时辰。有太阳收割,籽壳容易炸裂,丰收果实会收一半作(损耗)一半。所以,必须挑早晨带露水时收割,那时候,

豆秆、菜籽秆烈日下的暴躁性子,叫露水湿软了。优点是可最大程度达到颗粒归仓,缺点是镰刀割起来,人倍吃劲儿。浇瓜菜水,也得趁早凉,太阳底下水暖土热,一浇容易烫死苗,宁可少睡点觉,庄户人也不敢开这个玩笑。

劳动惯了的庄户人,从来不吝啬自己的力气。一个农忙,天天是丢了摊耙拿扫帚,眼一睁,忙到熄灯。庄户人会摸着良心告诉你,现在有收割机,人享福多了,过去成片成筐的麦子,不都是人一刀一刀割,人一担一担挑的?如今打个早工,毛毛雨也。

夏收、夏种、夏管。如同三个喜欢凑热闹的孩童,齐聚拢到了一块忙。面对围住手的农活,庄户人恨不能脚踏风火轮,双手变成千手观音。常常是吃不完、跑不完、忙不完。甚至于,真想弄根棍子把

太阳一直撑着,不让它落下,把白天时间拉长。

事实上,太阳该起起,该落落。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。庄户人唯有起五更、打早工,跑在太阳前面,抢时间、争速度,争分夺秒多干活、多干活。毕竟,节气不等人,人误地一时,地误人一年。

人勤晨来早。筑场、翻地、浇水,栽山芋秧、胡椒、茄子,点黄豆、搭豆架瓜架、拉山芋垄、施肥、薅草、打水等,三夏里一趟五花八门的农活,排得满满的,全得与太阳赛跑。

天亮了,太阳出来了。阳光,洒满希望的田野。麦浪翻滚,一片金黄。收割机隆隆开过来了,烈日下的是夏收战役,全面打响,庄户人必得全力以赴。

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庄户人的大忙五更天,苦,并快乐着。

# 稻田捉鱼去

□湖北武汉 刘峰

端午时节,从故乡青茵茵的秧田里,又传来鱼儿欢快的泼刺声,撩得人心痒痒,多想重温旧年的捉鱼时光呀。

此鱼,在稻田长大,有一个好听的名字:稻花鱼。它们大多为鲫鱼、鲤鱼、草鱼等淡水鱼类,主要以虫卵、草、微生物、稻花为食物来源,虽然生长缓慢,但肉质细嫩,无土腥味,味道鲜美,而且对稻子生长有益无害,让稻田养鱼流行了起来。

捉鱼的最佳时分,当属雨霁天晴。此时,稻田氯离子丰沛,到处露珠闪闪,空气十分清新,鱼儿最为兴奋,泼刺声此起彼伏。

特别是鲤鱼,最调皮,也最可爱。它们宛如水中美玉,尾鳍金红,腹鳍橙黄,流线型的躯干,简直漂亮极了,令人赏心悦目。清晨或黄昏,它们张着肥圆的粉嫩的小嘴,吞食落花、虫子、露水,调皮

地吐着泡泡,发出好听的唼喋声,非常引人注目。

经不住诱惑,挽起裤子,赤了脚儿,踩着软滑滑的乌泥,拨开湿漉漉的青秧,朝泼刺声轻手轻脚蹭去。当发现鱼儿,将双掌合成喇叭状,瞅准了,朝着水里的那一团影子罩去——像跳水运动员一瞬间扎入水中一样,要快要准,要用巧劲,入水前轻如秋叶,入水后纵深推进,决不可搅起太大的水花。

在将鱼的上半身稳稳实实盖牢后,双掌瞬息朝鱼身底部合拢,用力握住,以防溜掉。此时的鱼儿,嘴巴一翕一张,仿佛在求饶,粘滑的身体,绷得像一张弓,在你的心手拼命地挣扎着。它给你带来的战栗感,冲击着你的每一根神经,让你成就感十足。

“咚——”,抛入桶里,大功告成,循着鱼儿的泼刺声,再捉……

此时节,家家户户捉鱼忙。天

色烟青,风吹稻浪如绿绸在抖。到处是捉鱼的人,在稻花鱼的泼刺声里,欢声笑语在荡漾,尖叫声此起彼伏。一个个开心极了,惊得一只只白鹭翩翩飞起,惹得一朵朵路过的流云不愿离去。

将稻花鱼捉回家后,一般不会立即食用。院中有一口荷花缸,缸里所贮的,是承接的雨水,清比山泉。将鱼儿放入水里,调养几天,用它们熬鱼汤、做鱼干再好不过了。

眼下,端午节将至。《晋书·张翰传》云:“翰因见秋风起,乃思吴中菰菜、莼羹、鲈鱼脍……”而我因端午佳节,思稻花鱼。多想,快快回到故乡,光着脚丫,沉浮在青色稻浪,染一身泥香,再美美地享受一番捉鱼的乐趣呀!

当踏着夕照归来,我将温一壶老酒,在晚风里一点点寻找逝去的光阴,然后,在深深浅浅的稻花鱼的泼刺声里,缓释乡愁,安然入梦。

# 和好友一起读孟郊

□常州 于晓庆

我有两位好友,一位是师弟陈晓武,另一位是同行周志清,他们都对唐代诗人孟郊及他的《游子吟》有较深的研究。我喜欢《游子吟》也已久矣,不仅耳熟能详,而且有些亲身感受。

年少时,虽然淘气不懂事,却也有感恩父母的心,知道父母生养我们兄妹三人不容易。人到中年后,上有老下有小,我的感受也更多了,觉得无论对父母有多好,做得再多,怎么也比不上他们对自己的养育之恩,而对孩子则有着慈母般的心,无论什么都想把最好的给他,唯恐留下丝毫愧欠。

然而与两位好友相比,我在对孟郊及《游子吟》的理解和感悟方面尚有较大差距。他俩平时总是忙于机关公务,但都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文化修养,尤其在孟郊及《游子吟》的研究方面各有建树。

拜读了两位好友的专著和文章后,我对孟郊追求功名的艰辛和仕途发展的曲折有了更多的了解。孟郊用了五年时间三度赶考,终于在46岁时高中进士,然而春风得意的他愣是又苦苦等待了四年方

等来被降格使用的机会,仅仅当了个小小的九品县尉,他对此实在难以接受,还是在比他年轻的贵人韩愈的劝导下才走马上任。或许是心存怨气,他到任后不理公务,沉迷游览、饮酒、吟诗,荒废了政务,最终因年俸被减半而负气辞职了。

与此同时,我也对孟郊作《游子吟》时的主观意愿和实际境况有了肤浅的理解。从孟郊所注“迎母溧上作”,便可推断《游子吟》是他为迎接母亲来溧阳特意而作。我们的先祖早就有一套表示方位的方法,用“上”表示北,反之“下”即为南。“溧上”是指溧水的北岸,也即溧阳。所以说溧阳是《游子吟》的诞生地,而诗的最后两句“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”,则抒发了孟郊强烈的报答母恩之心愿。他把母亲接到溧阳是想让她在晚年安享清福,以尽到做儿子应有的孝心。至于后因官运不济,他无奈辞官还家彻底断了俸禄而有心无力了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

受两位好友的影响,我对孟郊及《游子吟》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。

# 一瓮粽香

□江西南昌 钱湘燕

走进早餐店,一眼看见煤气灶上坐着一口超大的不锈钢双耳锅,锅里热气袅袅的粽子一下子将我的思绪牵回到乡下外婆家。

那年生病,出院后到外婆家休养,病愈后身体仍虚弱:食欲不振、乏力、出虚汗,为此医生给开了好几味补药。

一天,外婆摘回来许多箬叶和棕树叶,刷洗干净后把箬叶煮软浸在清水里,扇形的棕树叶则撕成细条状,而后又端出一盆泡得饱胀的糯米和六个蓝边碗,碗里分别盛着花生米、红豆、枣子、葡萄干、黄灿灿的玉米粒,切成条状肥瘦相间的土猪肉,一样样有序地摆在饭桌子上。

看一下日历,离端午节还有好些天呢。

只见外婆挽起袖子往糯米里放适量的油盐、少量的碱,搅拌均匀,取两片箬叶拼好拦腰轻折——形成一个窝状,然后用勺子填进糯米,糯米里埋入一块肉、一颗枣、几粒花生米、几粒大红豆,又铺上半勺糯米。这时的“粽子”在手里已满实沉甸,外婆似乎不满足,拿起一根筷子轻轻地往糯米花生豆子上来来回回筑紧,粽包里腾出些许空间,外婆赶紧续上半勺糯米,放上一颗枣、几粒花生米、几粒大红豆……

外婆包的是四个角的“枕头粽”,模样酷馅料丰富,绑绳用的是棕树叶——细长柔韧的棕树叶牢牢地缠在粽子上。

晚饭后,外婆搬出一只肚大口小一米高的粗瓷大瓮——外壁黑乎乎的。瓦瓮置于后院空地上,把包好的粽子一个个放入瓮中,再添水没过粽子后盖好。

外婆又从柴房搬来一箩筐稻谷壳,抱来几捆干稻草,每捆稻草

细分成若干组,十根左右为一组,然后互相连接成一条长长的“稻草辫”。外婆把稻草辫缠在瓦瓮外壁,一直缠到收口处,稻草辫将瓦瓮紧紧地裹住,像穿了一件“盔甲”(用于引燃谷壳),外婆又提起箩筐围着瓦瓮倾倒谷壳——无数的谷壳蜂拥而至将穿了黄盔甲的瓦瓮牢牢护住……

一切准备妥当,外婆点燃了稻草辫,稻草辫慢悠悠烧着带“火”谷壳,谷壳上冒起了青烟——由淡趋浓,夜色中,瓦瓮周围闪起忽明忽暗星点般的红光。

为了安全,外婆搬来土砖圈起“火堆”。

第二天,在粽香氤氲中睁开眼睛,忙不迭抓起一个粽子剥开咬一口,香甜软糯,一股醇厚粽香肉香在唇齿之间流动,滋味无法以言表……

有了这瓮粽子,我天天过起了端午节,日子沉醉在浓郁的粽香中。

离别那天,外婆一边不停往我包里塞粽子,一边说:“你喜欢吃就好!其实,糯米做的东西赛过你那些补药。”

听到这话,我忽然想起外婆辛苦地包粽子,彻夜未眠煨煮粽子,而她只在过节那天象征性地吃了一个,面对香甜诱人的粽子,外婆一次次给出的理由是:“年纪大了,不好消化”,我不禁泪盈眼眶……

林海音在《我的童年》中描述端午节“缠粽子”,给她带来了无限的快乐,同样,我的快乐也来自那年与外婆一起“煨”端午粽。

如今,稻谷壳煨粽子的土法即使在乡下也难觅踪影,取而代之的是快捷方便的高压锅。然而那年的“一瓮粽香”,却始终氤氲在心头,那年外婆的粽子,满瓮皆是浓浓的情、沉甸甸的爱啊!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16 号

投稿信箱:xinfukan@126.com